

風橋奠沐再戰場古回 (下)

· 宋孝先 ·

志航首戰告捷，突破了中國空軍對日空戰掛「零」的紀錄。大伙兒見大隊長立了首功，李桂丹等飛行員也不甘示弱，輪番向敵機發起攻擊，錢塘江上空的我空軍健兒，爲了捍衛國家的尊嚴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只見錢塘江上空，到處是槍聲、炮聲，到處是火光、硝煙。在半個鐘頭的空中激戰中，我已擊落四架日本的重轟炸機，其餘的見狀，立即抱頭鼠竄，逃回松山機場（註一）。

中國空軍「四比零」大勝日本空軍，打破了日本空軍不可戰勝的神話，消息一出，舉國歡騰，抗戰士氣因而大振。

又根據前二十一中隊副隊長龔業梯（航校六期）的《抗戰飛行日記》及空軍戰史所載：第二天八月十五日，我空軍本已奉命每機載一千磅炸彈，準備拂曉轟炸停泊在溫江口外的敵航空母艦「龍驤號」時，不料在裝掛過程中，空襲警報響了，所以他們立即卸下炸彈，由高大隊長領隊升空迎敵。

不久，首批敵九六式轟炸機九架成「V」字隊形，從西南方帶著沉重的炸彈向笕橋機場飛來。此時，笕橋機場上空仍然雲層很厚，雲幕高約五百米。敵機是從雲下飛來的，高大隊長首先發現後，立即跟蹤追擊，深入火網，一舉將其領隊擊落，隨行的兩架僚機像無頭蒼蠅似的，慌亂的掉了隊，也先後均遭擊落墜毀。其餘六架敵機由第二分隊的領隊繼續帶領從西面竄進機場上空，倉皇的投下炸彈後加速地向東逃逸。這時候有

六、七架我機，尾隨追擊，槍火齊發，像放鞭炮似的把他們逐出機場，隨著在機場不遠處，均先後被我機擊中、燃燒、墜毀。九架敵機在不到半個小時內，就被我空軍全面殲滅。同時，李桂丹率領的二十一隊，



筆者攝於笕橋814勝利紀念牆。

在雲下低飛巡邏索敵，發現另一組編隊的敵機，就立即展開攻擊，他率先衝入敵群，一陣掃射，雖未能擊落領隊，但其中的一架起火燃燒。另一架敵機自知不妙，想鑽雲而逃，但柳哲生立即包抄過來，向敵機猛烈開火，敵機冒煙鑽入雲層逃去，當他擬回航迎擊另一架敵機時，飛機汽化器被擊中，降落喬司機場，又遭日機來炸，所幸人安。

李桂丹此時又發現另外三架敵機，準備向曹娥方向逃走，他猛拉機頭追了上去，在距敵機三百公尺時，把瞄準具對準敵機領隊，扣緊板機，兩挺機槍火舌齊發，日機被擊中，帶著一團烈火墜向曹娥江口。另外兩架日機見勢不妙，意欲逃走，李桂丹窮追不捨，伺機殲擊。

此時，他發現二十三隊的分隊長鄭少愚，在他左下方追趕一架日機，他立即翻身下去助戰，日機不停的翻騰躲避，奈何李、鄭兩人冷靜接敵，不多久日機進入射程後，就聯手開槍射擊，敵機中彈後在空中起火爆炸墜毀。另王遠波在翁家埠上空擊落日機一架。譚文在喬司上空擊落一架，隊員王文樺追擊由南方來之兩敵機，在笕橋東南方擊焚其長機。樂以琴個人擊落日機四架。賴名湯與梁添成落地

加油後再起飛迎戰，擊落日機一架。

第二十三中隊毛瀛初隊長率七架迎戰，毛隊長、楊毓青、王蔭華各擊落日機一架。第五大隊之第廿五隊副隊長董明德於前一日轟炸黃埔江日艦。因天候不佳，在喬司機場降落加油。突然日機來襲，因機械士人少，乃自行開車起飛迎擊，見日轟炸機即展開攻擊，擊中其中一架冒煙墜下。

這次空戰，凡被我空軍發現或追得上的日機，無一倖免都被擊落，經統計，本次戰鬥共擊落敵機十六架，我機無一損失。而這也是繼前日「八一四大捷」後，連續取得的再一次更大勝利（註二）。

隨後日本空軍在杭州、上海等戰場，一再敗北，不過我空軍健兒在八年對日抗戰中，把碧血灑向祖國的天空，為國殉職的精英也不在少數。其中為國捐軀赴難可歌可泣的，如閻海文（二十二歲）、沈崇誨（二十七歲）、高志航（三十一歲）、樂以琴（二十四歲）、呂基淳（二十五歲）、巴清正（二十三歲）等。他們在空軍草創初期，不管兵力比、飛機武器、裝備和數量上，都居於劣勢的情況下，都能奮不顧身以生命來捍衛領空，開創了以寡擊衆、以少勝多、冒險犯難、犧牲奉獻的笕橋精神。

爾後空軍在這種精神的孕育下，在臺海的空戰中迭創佳績，確保了臺海的安全。甚至當空軍二代機J16、F-16、MIRAGE換裝時，在前總司令唐飛將軍和黃顯榮將軍的領軍下，一半兵力擔負戰備，一半兵力接換新機，能夠全面順利的換裝成功，能說不是濫觴於笕橋精神再度的發揚？

註 釋

一、日方宣稱，淺野以文少佐、新田慎一少佐各率九六式九機，共計十八架。

自臺北起飛空襲安徽東南部廣德機場與浙江杭州笕橋、喬司機場。該十八架轟炸機，於八一四當天二二〇〇時，有十五機返回臺北。總計兩機被擊落，一機迫降基隆港，另外一機於著陸時破損。

日本損失的這三架中，被擊落的兩架是屬於新田慎一少佐率領的九架機隊，在基隆社寮島海面迫降毀損的一架九六式，則是來自淺野以文所率的隊伍。

二、八一五空戰中，四大隊飛行員當中，僅高志航大隊長，在深入敵火力網時，手臂受輕傷，入院治療而已。